

書叢小興復

力動原的存生族民

著夫立陳

呈
繳

行發局書魂總京南

民族生存的原動力提要

▲能創造，能建設，乃能不斷的進展；

▲能奮鬥，能犧牲，乃能永久的生存；

▲能服務，能求知，乃能對人類有貢獻；

▲誠包含了創造，建設，奮鬥，犧牲，服務，求知，的六大精神。

▲凡自身能生存和進展並能對人類有貢獻的民族決無不能存在之理，所以

誠是民族生存的原動力，也就是衰老的民族復興的原動力。

▲若人人能懂得誠的真義而服膺，民族的復興是必然的結果。



民族生存的原動力

凡是一個民族能夠繼續存在於世界上幾千年不被人家滅亡，那個民族一定有其存在的種種條件，而其所立的國家，一定也有其立國的精神，以民族來言，就是所謂『民族性』，以國家來言，則謂之曰『國魂』。凡一民族有適合生存的特性，而無適合於立國的條件，則其民族可以存在，而其所建立之國家必亡。譬如猶太民族，其民族之優點，如刻苦耐勞，創造精細，種種均能證明該民族適合於生存的條件，但是他們不知道用其所長，以為『義』——『為人』。一切都歸納到『利』和『己』，利和己這兩字，合了起來就成了『利己』，利己的結果，人與人的關係，一天比一天減少，團結和組織的本能，因之也一天比一天減低，結果抵不住其他有團結力組織力的民族的侵凌，而且利己到了極點，自然顧不到『他人』，因之就不講『禮』了。對物顧不到『人的』和『我的』，自然講不到『廉』了，在行為顧不到應該

和不應該，自然更談不上「恥」了。「利己」即無「義」，無「義」的結果，必致無「禮」不「廉」並且無「恥」。義是利於人宜於事的行為，禮是這種行為的外表，廉是這種行為的界限了。恥是這種行為的止境；禮義廉恥都喪失了，維持一個國家生存的幾種必要條件既已都不存在，結果這一個民族所建立的國家非亡不可。我常常癡想着猶太民族若是不有宗教信仰，及沒有人去亡他的國，恐怕會先自相殘殺，以至滅種，亦未可知，其現在所具備的民族特性，或許是亡了國以後，為求生存才特別發展起來的。耶穌基督雖然恨死了猶太人，但是他自己也是一個猶太人，終是救了猶太民族，雖然猶太國是無法可救的了。其次一個民族其初或許沒有適合於民族生存的特性，後來從聚居而至建國的過程中，得到了不少的經驗，並且受了先知先覺者的洗禮，成了宗教的信仰，遂具備了立國的首要條件——義，此所謂從立國的「行」的方面，求得了該民族求生存的必要條件之「知」，而具備了該民族能存在的共同特性，這樣民族自然能生存，而其所建立的國家亦能存在，並且可以不止一個。

而各個國家立國精神亦可不必一樣，例如條頓民族，拉丁民族，撒克遜民族等等；均各有其民族特性，而各具備了若干個國魂。更次凡一民族既缺乏適合於生存之民族特性，又缺乏立國的精神，則其民族所存者不過具備了有數的肉體做成的人，其國家所存者不過具備了一塊有大小範圍的土地和物質，（有肉體而無精神的人，亦包括在內，）到了這種情形，那種民族已失去他的本性，那個國家已失去了他的精神，有物質而無精神的東西，自然無向前進展之「生」的能力，又無維持原狀之「存」的能力，結果這個民族必定無法維持他的生命，這個國家必無法維持他的存在，換言之，失去了本性的民族，一定滅亡；失去了國魂的國家，一定滅亡。中華民族是一個有適合生存條件的特性之民族，中國向來是一個有國魂之國家。為什麼現在弄到幾乎不能生存呢？其原因是很簡單，一言以蔽之曰：民族精神之銷沉與國魂之喪失，而在富於民族性及具有國魂的許多國家中間求生存，在團結力和組織力相形見拙之下，自然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。

我們現在要救中國，必須先從恢復我們固有的民族性起，以中國歷史社會習慣的各種情形來說，中山先生對於他的民族主義所下的界說，是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，所以在中國所謂民族性的恢復，也可以說是國魂的招回。

民族性是什麼？民族性就是一個民族適合生存的幾種精神方面的特殊條件，表之於外面就是通常稱之為民族的精神，有了民族精神，當然能光大民族性，失了民族性，民族的精神一定銷沉，如何能振起民族的精神，須先恢復民族自信力。自信者，即不妄自菲薄，亦不妄自尊大之意；換言之，就是自己承認有革命的能力，同時承認有革命的需要，承認有革命的能力就是承認中國人有創造文化的能力，有組織國家的能力，有組織社會的能力，而且要對世界負一最大的責任，就是要完成世界大同。我們現在一方面盡力學人家的好處，一方面整理我們固有的好處，以造成新的民族精神，來為世界盡一偉大的責任，總理孫先生認為要恢復民族精神，首在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，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，首是忠孝，次是仁愛，其次是信義。

，其次是和平。孫先生以爲這些道德，就是民族的精神，不但不應該放棄，並且應該隨着時代的潮流，以科學方法加以整理，極力求其發揚光大，但是這些都是民族精神的本質；至於如何能使之見諸於事實，則其方法又非從力行方面設法不可。所以倡爲知難行易的學說，一方面引導人不斷底去求知，以打破知的難關，迎頭趕上現代的科學文明，以補吾人所知的不足；一方面激勵人努力去行，從行的方面以求知的進展，打破過去阻礙進步的知易行難的謬說。前者是由智而至仁，後者是由勇而致智，蓋有本質而無方法，就是中國以前過去所以積弱的原因，有方法而缺乏原動力，其結果仍舊是空的。尋求原動力，乃是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，原動力爲何？曰誠是也。

誠既爲民族精神的潛能，也就是民族生存的原動力；民生主義既爲三民主義的本體，則民生的原動力也就是三民主義的原動力。推而廣之，也可以說是世界上一切物質所以能生存的原動力、民族是許多人依自然力組織成的，國家是許多人依強

制力組織成的，其結果終是離不開其組織的份子——人。中山先生云：國者，人之積也。人者，心之器也。則欲講人，又先須講心，心者生存之原動力之所出，身者生存的原動力之所寄也。所以如果每個人失去了生存的原動力，這個民族又從那裏去得到生存的原動力呢？我們中國幾千年來的倫理學和政治學，是一元的，誠就是生元（定義見孫文學說當另文論之）的動力。大學就是說明這個原理的一部偉大著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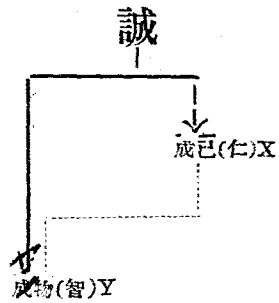
（一）誠既然是民族生存的原動力，我們不能不先知道誠的定義，其定義是「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，成己仁也，成物智也，性之德也，合內外之道也，故時措之宜也。」從這定義來研究，可見「誠」是一種動力。分而言之，「成己」就是將現存的「己」建設起來。「成物」，就是將未成的「事物」創造起來。合而言之，就是一方面要造成健全的「己」，一方面要爲人類服務，猶之一個工廠，須先有一健全的發動機，然後可使各種機器轉動。故成己之目的，還是爲成物。

單獨成全自己，祇能得誠之一半；單獨爲人類服務，而自身不健全，非獨效率不見，而且事實亦不可能，亦非得誠之正；故『誠』實含有建設已存者與創造未生者兩大精神。換言之：亦卽生與存的兩大原動力之謂。天之道於生，故曰：「誠者天之道也。」惟如何能使這種動力發生作用，要亦在吾人之能否服膺「知難行易」之學說，努力奉行而已。故曰「誠之者人之道也。」這種生存的原種力，不斷底建設和創造，自然可以推動世界上一切不動的事物而使之動使之前進。故曰：「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，不誠未有能動者也」。惟動乃能生，惟進乃能存，不動不進的東西，自然失了他的生存的意義。故萬物從始生以至終死，不能片刻離開了生存的原動力，故曰：「誠者物之終始」。不誠，卽不創造不建設之謂。創造的反面是毀滅，建設的反面是破壞，在毀滅與破壞兩種可怕的趨勢中，何物能生？何物能存？其結果必至無物而後已。譬如以上海開北而論，不知經多少人費盡創造的心力，才把他建設起來，在不講信義（不誠）的日本鐵蹄之下，幾天以內，可以毀壞淨盡，故

曰「不誠無物」。誠的永久存在，即生存的動力不斷推進，萬物因之而生，藉而成，世界乃不斷底前進，故曰：「至誠無息。」在生生不息的條件下，「悠久」的時間，和「博厚」「高明」的空間才爲萬物所有，萬物所享。否則物的本身不能生存，時間空間自然談不到了。故曰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，博厚所以載物也，高明所以覆物也，悠久所以成物也。」綜上所述，誠是包含了下列數點：一，創造的精神，二，建設的精神，凡人缺乏上述二種精神，他的生存是失了意義。民族失去上述的精神，他的生存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誠是生存的原動力，亦即民族自信力的發端。所謂不妄自菲薄，即成物之起點，不妄自尊大，即成己之起點。能創造能建設之民族，決不會亡，然亦貴乎在誠之發揚而已。

(二) 誠既含有成己(自立)成物(服務和創造)兩重意義，成己就是仁，成物就是智，成己的功夫益深，則成物的能力益大，成物的信念益堅，成己的進展益速。在人的生命過程中，成己成物的兩種動力，互爲消長比成，以應環境之所需要

配分的力動



誠 = 生命的全部動力
 = 100% 生命動力
 = 成己的工作之動力 + 成物的

$$\begin{array}{r} \text{工作之動力} \\ \frac{x}{100} - \frac{y}{100} \end{array}$$

$$\begin{array}{l} x + y = 100 \\ \therefore x = 100 - y \end{array}$$

換言之，即人之生命動力一部分用之於成己一部分用之於成物，其比例 $\frac{x}{y}$ 各人都不相同，同一個人又隨時隨地不同者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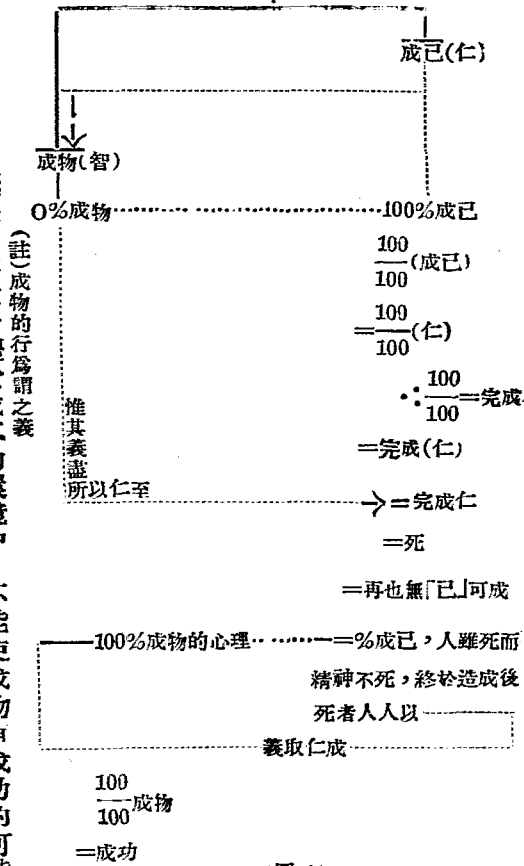
(圖一)

有時環境惡劣到了極點，雖有成物之心，苦無成物之機會，而同時在此千鈞一髮之際，又不容許放棄成物的責任，這時候除了全副精神來成己（即 100% 成己）以完成成己之工作外，沒有第二個辦法了。完成成己，就是成仁之義，亦即惟其成物（服務）的行爲——義——不可能，所謂仁至義盡者此也。因成仁（完成成己）的結果，造成了偉大的成物心理，所謂成仁取義者此也。岳飛，文天祥，耶穌均代表此種現象之人物也。茲以公式表明如下：

式公的性犧

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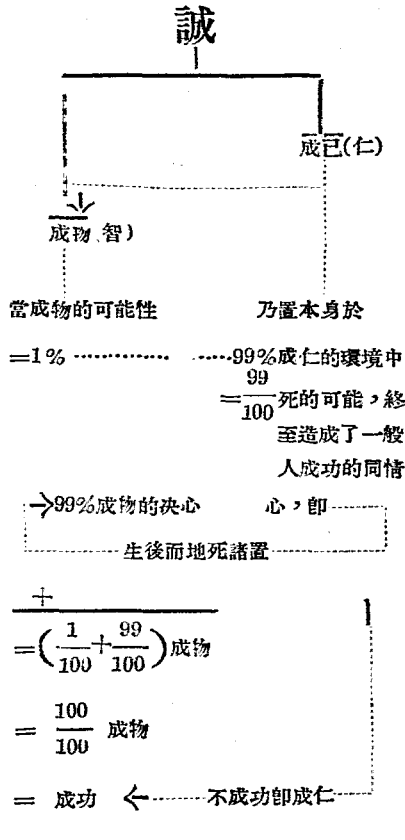
有時環境險惡到了極點，非置身體於成仁的環境中，不能使成物有成功的可能，於是冒死以赴事功，結果造成了(100%成物)的環境，而成物的期望因之得以達到



(圖二)

奮鬥的公式

綜上所述，誠是包含了一，奮鬥的精神，二，犧牲的精神，三，服務的精神。



(圖三)

，所謂置諸死地而後生者是也。陳英士之身入上海製造局，即代表此種現象之人物也，革命之目的為成物也，掃除革命之障礙，成仁的精神為之也。不成功即成仁，革命者之本色也。茲以公式表明之如下：

有了以上的三種精神，在個人則必自強不息，見義勇爲，在民族則屹然獨立，對世界亦必有供獻。此種精神，無用外求，求之於誠而得之。

(三) 自誠而明，乃自然的結果，故曰性（天命之謂）。因明而誠，乃人爲之結果，蓋學而後知，知而能明，因明而誠，故曰教，教育之宗旨，蓋欲直接使人明，而間接欲使人誠（具有動力）也。進而言之，不但欲使人造成健全之己，而且須爲人類服務也。故明則誠，而誠則益明，蓋明與誠固互爲因果而使人止於至善也。故曰「自誠明，謂之性，自明誠，謂之教，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。」由此而知「誠」實包含了求知的精神，凡人有了求知的精神，則對於人家的長處，自然能虛心容納，民族有此精神，則何事不能舉，何事不進步，不斷地求進步的民族，那裏會有不能存在的理由，歸納以上的結果，吾人可以得到下列的圖解：

格物
(材料要必切一集收)

↓
致知

(誠則明) ↑
(明則誠) ↓
求知的精神

誠意
(力動原的存生)

神精的門徑 犧牲的精神

↓
心正

↓
身修

(成己之工作也，仁也)

神精的務服

齊家

↓
治國

↓
平天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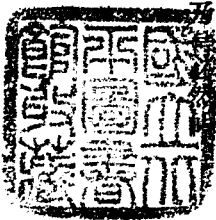
(成物之工作也，智也)

從上面就可以知道，誠所直接得到的結果是仁和智。仁與智的相互運用而得的行為謂之勇。成物的起意謂之愛。成物的行為施之於人謂之信。施之於事物謂之義。

。施之於父母謂之孝。施之於國家社會事業謂之忠。而其所用的合理方法（使人家都能好，都能享受，）謂之和。平。而上述各種行爲的狀態，忠，孝，仁，愛，信，義，和，平，自然包含着創造的精神，建設的精神，奮鬥的精神，犧牲的精神，服務的精神，求知的精神。這種精神就是民族生存必備的精神，亦即民族自信力之所從出，民族有了這種自信，自然養成了他的特性。我們要恢復我們固有的民族性，要招回我們的國魂，必先知道「誠」字的真義，而從力行方面求得此種原動力的發揚光大。民族有了生存的原動力「誠」，有了生存的方法——智仁勇，有了生存的本質——忠孝仁愛信義和平，自能聰明睿智，寬厚溫柔，發強剛毅，齊莊中正，文理密察，而至大至剛至中至正的中華民族特性因之造成，民族的復興，乃

結果。

（完）

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

民族生存的原動力一冊全

定價大洋五分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大俠魂云：

真情以立，
熱腸以行，
無畏以至。

編輯者 鑄魂學社

講著者 陳立夫

發行者 鑄魂書局

印刷者 中國日報印刷所

總發行所 鑄魂書局

分代售處 各省書局

版權
所有
不
准
複
製

#10

752905